

意识·意识中的意义·语言意识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

许 高 渝

(浙江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意识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在意识、心理语义和语言意识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它们对我国的心理语言学开展这些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心理语言学; 意识; 意义; 语言意识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意识是处于不同学科的接合处上并为众多学科, 如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神经生理学、民族学等研究的一个课题。不同的学科研究意识的方面并不完全相同, 就拿哲学和心理学来说, 在哲学研究中, 意识是一个与物质相对立的概念, 所以哲学是从总体上来研究人的意识, 其基本问题是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而心理学主要集中于对人的个体意识的具体研究, 研究意识的实质、发生发展、结构和功能等, 当然, 在心理学的一些分支学科中, 也会涉及对社会意识的研究。

在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文献(包括苏联时期的研究)里, 意识也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术语。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边缘学科, 研究的重点是言语活动和言语机制, 即研究言语生成、言语理解、言语掌握等问题, 这些方面都属于复杂的心理过程, 而意识是人的心理反映和自我调节的高级水平, 因此, 心理语言学对意识问题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二,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与美国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传统有所不同, 美国心理语言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有较强的“语言学性质”(лингвистичность), 而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以强大的心理学传统为支撑, 同时, 意识研究在俄罗斯心理学中又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造成了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在许多方面都要论述意识问题。

本文着重讨论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中涉及意识问题较多的两个领域: 心理语义研究和语言意识研究。

在考察这两个问题之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奠基人维果茨基以及其他

学者如A. Н. Леонтьев, A. Р. Лурия, 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等人对意识问题的看法。

早在1925年, 维果茨基就发表了《意识是行为心理学的问题》一文, 明确提出“忽视意识问题就给自己堵塞了研究人的行为这一相当复杂问题的途径”。(转引自龚浩然 黄秀兰 1998: 27) 后来, 他又撰写过“心理·意识·无意识”等一系列有关意识问题的文章, 阐述了研究意识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意识的结构、意识的神经生理机制等诸多方面。他明确区分了“意识”和“心理”, 认为意识是人所特有的最高级水平的心理反映形式, 同时提出了活动和意识统一的论点, 将意识看作是由理智与激情、认知与情感—意志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的统一的、动态的意义系统。(高文 毛新勇 1998: 21) 在他的经典著作《言语和思维》一书中, 对言语、词和思维的关系作了专门的研究, 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解决思维和言语的关系是理解人的意识本性的关键。(楼培敏等 1991: 296)

A. Н. Леонтьев是维果茨基的学生和同事, 活动—意识问题是她一生学术研究的核心。在《活动·意识·个性》(1977) 这部重要著作中, A. Н. Леонтьев详细研究了意识的各种范畴。他认为, 个体意识具有多量度性(многомерность)的特征, 包括感性内容、意义和个性化涵义三个形成因素。感性内容是形成现实中具体映象(образ)的感性成分, 感性映象的特殊机能是赋予展示于主体面前的世界自觉图景以现实性。意义是人的意识里最主要的一个形成因素, 它是感性映象的表义。意义本身含有不以人们活动的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动作的方式、对象条件和成果, 是事物的客观含义。意识的另一个形成因素是个性化涵义, 指客观意义对主体的意义, 即事物的主观意义。个性化涵义和意义不同, 没有自己的“超个体的”和“非心理的”存在, 它把意义同主体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本身与生活的动机联系起来, 从而造成人的意识的偏倾性。A. Н. Леонтьев(1977)认为, 从意识的角度看, 动机的功能似乎是经常都在估价着客观情况以及主体在其中的动作对主体自身的重要性, 并赋予它们以主观意义。在个体意识中, 感性内容使意义与客观世界的现实相联系, 而个性化涵义把意义与主体的生活现实、动机联系起来。

维果茨基的另一位学生和同事A. Р. Лурия也对意识问题作过许多研究。他和维果茨基的观点一样, 认为意识的特点具有意思结构和系统结构。意识的意思结构首先以语言为基础, 语言不仅是形成各种意识活动的形式, 而且对意识的总体有决定性作用。意识的“组织”(ткань)由词义构成, 个体意识通过词义同社会意识进行“合作”。意识不但是心理过程的简单总和, 而且是这些过程的各机能之间系统性的组织。意识是一种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特殊元系统, 通过意识的发展, 不同的心理机能, 不同的心理活动的相互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结果是形成新的、综合性的、具有系统的结构物。(A. Р. Лурия 1948) A. Р. Лурия在神经心理学这一主要研究领域里也论述了意识问题, 他提出了纵横交错的脑机能区理论, 把人脑划分成三个基本机能联合区(调节紧张度和觉醒状态的联合区、接受和加工储存信息的联合区、规划调节和控制复杂活动形式的联合区)。他认为, 每一种意识活动作为复杂的机能系统, 都需要大脑的这三个基本机能联合区的协同工作才能实现。(A. Р. Лурия 1973) A. Р. Лурия在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的讲稿在其去世后被编辑成书, 以《语言与意识》为题出版。A. Р. Лурия在这本遗著里进一步论证了意识是以言语为基础、并随着言语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一基本原理。全书共分十六讲, 其中第一讲就论述了语言和意识的研究历史, 阐述了语言的产生和劳动活动是从动物行为过渡到人的意识活动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他认为, 语言产生之后, 逐渐成为标记事物和动作的整个代码体系, 从而使语言对人的意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意识的根源不可能在精神内部, 在大脑内部找到, 而只有在人同现实的关系里, 在人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才能找到。(A. Р. Лурия 1979) 研究者认为, 该书“对言语在形成人的意识作用问题所进行的探讨, 提供了语言与意识关系问题的一个新角度”。(王钢 1981: 68)

在俄罗斯的意识理论中，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的研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普通心理学原理》(1940)、《苏联心理学体系中的活动和意识的问题》(1948)、《存在和意识》(1957)、《关于思维和它的研究道路》(1958) 和《心理学的原则和发展道路》(1959) 等著作中，他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分析人的意识现象，指出了意识的本质特点并确定了它在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中所处的地位。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指出，意识理论的基本论点是，“意识在实际上就是主体意识到客观实在。意识就是关于在它以外的某种东西，关于跟认识的主体相对应的客体的知识。在意识过程中，客体是以主体的生活和活动为中介的。”(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 1959: 153) 他从这一论点出发对意识的基础、意识的内容，意识和认识的关系、意识和活动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此外，其他的一些心理学家还对自我意识和无意识、意识的发生、意识的机能定位、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意识现象等作过详尽的讨论。

从上面十分简略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学者对意识的一些总的看法：

- 1) 强调意识是一种高级的、人所特有的反映现实的形式，是脑的机能；
- 2) 意识这种具有新质的高级水平是随着劳动和言语产生的，并在它们的影响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达到的；
- 3) 意识是一种概括的反映，它以主体因素为中介，通过言语来实现，同时人的意识还可以调节活动，以反作用于现实。

20世纪60年代中期，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在西方心理语言学发展的影响下，以维果茨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理论和谢尔巴的语言学研究传统为基础开始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出现在学术领域。这门学科最初一个时期使用的名称是“言语活动理论”，突出地表明了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特色。在这门学科的框架内，研究者对语言和意识相关的课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由于一方面意义是伴随意识不可缺少的成分，是意识的主要构成因素，意识的水平随着意义系统的发展而提高，而另一方面，意义又是语言的内容方面，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都有语义的问题，这就使得意义及其心理表征成为心理语言学中研究语言—意识关系中一个重要课题。

А. А. Леонтьев在其研究中指出，意义对主体而言，以两种形态存在着。一方面，意义是主体意识的客体，另一方面，意义又是主体进行意识的方式和机制。意义同时是两个不同系统的成素，作为社会意识的成素，它是社会现象（这时主要由语言学来研究），同时它又是具体主体的个性和活动系统的一部分，这时它是个体意识的一部分（由心理学进行研究）。意义在某一系统中的运动受到另一系统的限制。他还区分了意义的三种存在形式：(1) 语言意义（语词意义、记号意义、符号意义），存在于语言的感觉基础上；(2) 事物意义，存在于感知映象，即知觉、记忆、想象的映象感觉基础上；(3) 角色意义，存在于活动成素的感觉基础上，比如社会规范和社会角色就是这类意义。这三类意义的存在形式或者以“外部”的、社会化的、物质—观念的形式，或者以“内部”的、心理的、观念的形式，即在人的意识里的形式表现出来。(А. А. Леонтьев 1983: 11)

我们在本文的开头曾经讲过，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体意识，同样，心理语言学也把个体意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意义在个体意识中的各种存在形式，它的发生、构成和功能作用以及分析主体动机因素和情绪状况对主体形成意义系统的影响等方面是心理语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只重点论述В. Ф. Петренко和А. Г. Шмелев两位学者在心理语义学的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

早在1978年，В. Ф. Петренко在他的副博士论文《对词汇层面和形象层面上意义的心理学研

究》里通过分类法和语词同非语词的意义区分法，对上述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非语词层面上由形象来表达意义，其中有脸部表情、手势、表情性动作，绘画作品、标语、徽号等，而在语词层面上，意义由词汇来表达。B. Ф. Петренко认为，除了奥斯卡提出的三项词汇语义空间的主要因素外，俄语词汇语义空间还可以有四项新的指标，即复杂性、规序性、常见性和舒适性。由多类性材料向同类性材料的转变会增加语义空间的复杂性，从而形成了语义构成物之间很大的不同。形象和词语的语义结构在深层语义中的表征是同样的。客体的语义场由宽到窄的转变过程就是由涵义的不可分解性到对世界的客观范畴化反映的运动过程。（B. Ф. Петренко 1978: 19）B. Ф. Петренко后来还撰写过《实验心理语义学导论：日常意识中表征形式研究》（1983）、《意识心理语义学》（1988）、《意识和个性研究的心理语义理论》（1996）和《心理语义学基础》（1997）等著作。下面着重介绍其中的一部——《意识心理语义学》。该书的主体部分由八章组成。在第一章“意识问题的心理学方面”中作者讨论了语言和意识的相互联系问题。他指出，每一种语言的词汇里都有一种观念标尺（эталон）以语义成分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标尺把被反映的现实中的某些方面区分开来，突出出来。词汇的语义成分是组成意义结构的更小的单位，它同所反映的现实片断的特征或者完全一致，或者部分吻合，这种一致性就使得有可能通过词汇（或者其他规范标尺）来反映现实的这一片断。在这里，语言意识不仅具有分析功能，而且具有综合功能。词汇意义所表现的就是某种现实的观念模型。它是通过把词汇反映的现实片断的特征抽象化，并将这些特征归并成一类新的结构的方式而建立起来的。根据语法和句法的规律（内含人类思维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科学思维的逻辑，而且是日常意识的逻辑）来运用这些意义就可以演绎出新的知识。为了说明词语意义对意识运行机制的作用，B. Ф. Петренко和另一位学者B. В. Кучеренко还进行了一些实验，说明意识对现实的反映是一种借助记号手段进行的双重反映。

他认为文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主体内化和掌握，在主体意识的结构之中会重新生成它的组织原则。要描写主体的世界映象，即现实的某一片断的隐含模型就需要对主体意识的范畴结构进行重构，把个体的意义系统分散在这一范畴结构之中。

在该书的第二章“语义空间是意识进行操作的模型”中，作者指出，主体通过意义的个体系统来感知世界，感知别人和他个人本身，因此，重构这一系统是心理语义学的一项任务。心理语义学是在心理语言学、知觉心理学和个体意识研究的交叉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联想实验法、分类法、主观量度编制法、语义区分法和个性构成物法。

在第三章到第六章里，B. Ф. Петренко分别考察了语义区分问题、动机的心理语义分析、职业性语言程式的语义和民族定型的心理语义研究以及多次认同等问题。在第七章，作者通过对成语的语义分析讨论了日常意识的结构问题。

第八章“言语交际影响的有效性”考察了语篇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所谓言语影响就是改变个体的世界图景或他的世界映象。B. Ф. Петренко认为，在改变人的世界映象方面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在不改变主体意识范畴结构的情况下改变主体（即影响的接受者）对客体的态度，即改变该客体的附加意义。如广告、口号、号召就属于这一类言语影响。第二类是形成影响接受者总体上的情感感情，但不改变他意识中对某一客体的内涵认识。如抒情诗等就属于这一类言语影响。第三类是改变个体意识的范畴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引入新的范畴，以对周围的事物和社会现象中的客体、事件加以重新分类和调整。（B. Ф. Петренко 1988）

A. Г. Шмелев对意识中的意义组织进行了实验研究。他在《实验心理语义学导论》（1983）一书中讨论了他对个性的“认知复杂性”进行的实验研究材料。他通过对所实验的研究材料的分析，区分出两类不同的认知个性：“简单型”和“复杂型”。“认知简单型”的人对相似性的知

觉更为敏感，他们往往把自己和参加试验的同伴归为品质（共有133类）的同一极，把第三者置于另一极，而“认知复杂型”的人更多地把自己和同伴置于不同的两极，而把第三者置于他和同伴之间。他认为，活动理论有助于建立新的意义心理结构观，它要比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框架下建立的意义心理结构理论更深、更广。（А. Г. Шмелев 1983）А. Г. Шмелев在另一本著作《实验心理语义学实习教本》（1988）中详细描写了他和其他研究者一起以表示个性品格特点的词（如善良、平静、暴躁等）为材料所作的心理语义学研究。这项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里收集初步的实验材料（共有1350个词）并通过实验途径分析它们的语义结构（采用奥古斯古德的三因素分析法）。第二阶段对实验词汇表加以重新确认（共有1650个词），并通过对心理学家和心理系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方式用新的评价指标（分四类八组）对词汇进行语义区分。然后通过计算机对84份有效问卷调查表进行数据处理，最后得出一份个性特征总汇材料，由350个频率最高，语义相对独立的词（关键词）组成。作者还根据约翰逊的分级类集分析运算法对这些关键词的分类结果进行加工，并在该数据的基础上区分出了具有宏观范畴性质的词汇以及范畴类别下属词汇分表。（А. Г. Шмелев 1988）

除了心理语义学研究是心理语言学研究意识（意识中的意义）的重要领域外，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中涉及意识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语言意识研究。近些年来，多届俄罗斯全国的心理语言学学术讨论会均把语言意识作为会议的主题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如第九届讨论会的主题为“语言意识”，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届讨论会的主题分别为“语言、意识、文化、民族：理论和语用”、“语言意识和世界映象”和“语言意识：内容和功能作用”。

但由于“语言意识”这一术语是一个不十分确定的概念，所以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学者把“语言意识”理解为“语言思维”。И. Н. Горелов指出，“在学术文献中，语言意识并不作为一个单义的术语词组来使用，而往往把它当作‘语言思维’的同义语，作为一种隐现的概念来说明各种若明若暗的事物”。（И. Н. Горелов 1988: 46–47）有的学者对“意识”和“语言意识”不作明确的区分。В. В. Красных认为，“当我们谈论语言意识时，指的就是与个性言语活动相关的意识”。（В. В. Красных 1998: 21）

但更多学者认为“语言意识”是“意识”中的一个方面，或者把“意识”看成为一个总的概念，而把“语言意识”作为一种具体的概念，同认知意识、元语言意识、非语言意识等具体的概念相并列。如А. Н. Портнов认为，意识与语言相关的有好几个方面，语言意识是其中的一个，语言意识同语言中意义和操作的分级系统互相协调，与表达语篇的产生和理解机制以及对主要的符号维度——语义、语用和符号关系的反应能力也有协调联系。（А. Н. Портнов 1988: 48–49）

还有学者讨论过“语言意识”和“认知意识”的差异。В. В. Воробьев认为，在个性的意识中会形成一定的与现实等同的知识、概念系统，这是认知意识。而在语言中会出现对认识的某种“简化”过程，概念的某些方面会在语言中固定下来，这就是语言意识。（В. В. Воробьев 1997: 42）Н. Ф. Алефиренко指出，认知意识一般指思维的结果，语言意识除了思维之外还包括反映客观世界的其他形式——情感、美学、表现力等形式。（Н. Ф. Алефиренко 1994: 9）

“世界映象”和“世界图景”是俄罗斯学者研究语言时常见的重要概念，有的学者把它们同“语言意识”研究结合起来，如А. А. Леонтьев建议从“世界映象”的立场出发来解释语言意识。（А. А. Леонтьев 1993: 16–21）А. П. Степченко则从人的总体世界图景结构角度来解释，把语言意识看成为其中的一个层面，看成与交际目标最适应的了解世界的一种潜在图式。（А. П. Степченко 1993: 22–34）

语言意识的具体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教授母语和外语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和民族心理语言学两个领域。

Г. В. Ейгер曾在有关母语语句正确性的监控机制的研究(1989)中详细探讨了语言意识问题。他认为语言意识是其他意识形式存在的必要条件。语言意识是日常意识中的一类，它控制言语活动的机制，形成、储存并改造语言记号和记号组合及运用的规则，同时对语言及其成素的观点和立场也起着形成、储存和改造的作用。他还细致地分析了语言意识的五种功能，因为他认为语言意识的特点要通过其实施功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才能被揭示出来。

语言意识的基本功能首先是反映功能，它促使语言的各项功能表现出来，即建立语言的世界图景，并通过语言意义、形式和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其反映功能。语言意识的第二项功能为评价功能，即表达情感、涵义，履行诗学功能。第三是调控功能。尽管语言意识在决策时也有认知活动并起着元语言的作用，但调控功能首先是保证交际动作的实现，它以同监控渠道和评价调节渠道的逆向联系方式表现出来，对是否符合现行的规范作出评价。第四项功能为诠释功能，包括语内和语际两个方面，语内方面指对同一种语言中的新词、异常搭配、复杂结构等语言现象进行诠释，语际方面指对其他一些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中的语言记号加以解释。这一功能实际上把语言当作元语言来使用。还有一种功能是定向选择功能，指在情景中的定向(生产言语时选择与交际任务相符的语言手段)或在传达(在感知言语时进行由表层向深层即语言意图的转换)结构中的定向。(Г. В. Ейгер 1989: 19)

Т. К. Цветкова的论文(2001)论述了外语教学中如何形成学习者双语语言意识的问题。她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学习外语是一个直接触及到主体意识的复杂过程的论点，原因是掌握一门新的语言不能改变人的思维，思维是普遍存在的，但人的意识是可以改变的。接着她讨论了语言意识的概念。她的表述除了同上面提到的Г. В. Ейгер对语言意识所持的看法一致的方面之外，还补充了以下说明：语言意识是一种讲该语言的民族所特有的反映现实的语言方式，在语言意义里固定下来，但这种意义在主体的层面上会由于有个人的意思的补充并通过关系范畴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分析语言意识的基础上，Т. К. Цветкова详细论述了外语学习的实质就是改变原有语言意识的结构的观点。她认为，外语对外语学习者的意识来说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1) 外语学习者在学外语之前在单一语言情境下形成的语言意识会发生变化，通过外语学习会形成一种兼合两种语言系统的杂交结构；(2) 新的语言还会影响认识领域中的共同世界图景，最终会导致外语学习者对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世界的概念、关系及价值的新视角。她借鉴В. С. Лазарев提出的内化两阶段的论点(В. С. Лазарев 1999: 3)对掌握外语的实质进行了具体分析。内化的第一阶段是从社会现实转化为映象，并在映象中获得了“非我”的涵义，第二阶段是由“非我”转化成“我”。熟练掌握外语要以消化外语为前提，如果没有内化的第二个阶段，如果主体没有感知到形成的相应功能，而仅仅是“我的能力”就不可能熟练掌握外语。而运用外语单位只同一些情境的外部因素协调，不同其内部意思相协调，由“非我”到“我”的转化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外语自然只能仍然是一堆从外部强加进来的，毫无意义的规则。而从“非我”到“我”的转变，这是一个向意思层次，向认知意识层次的转变。基于这些分析，Т. К. Цветкова的结论是，主体意识中两种语言系统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符号和规则的意思层面上，即语言意识的层面上，而不是建立在符号和规则的层面上。

П. Я. Гальперин在外语教学中曾提出过形成学生的外语意识的问题，但Т. К. Цветкова认为，外语意识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人不可能有两种意识，意识不是一个装有很多抽屉的写字台，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学外语的人为了使任何一种新的信息成为整体的财富，只能将这些信

息整合到整体当中去，与此同时还要对这个整体加以质的改变，所以应该提出形成两种语言图景共存，具有相应关系的双语意识。

Т. К. Цветкова的论点还通过其主编的以形成双语意识为目标的教材和相应教学实验成果加以验证。（Т. К. Цветкова 2001: 68–81）

下面再来看一看民族心理语言学中对语言意识的研究。

民族心理语言学是一门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学科。俄罗斯学者对该学科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来曾陆续出版过一批集体专著和论文集，如《言语行为的民族文化特点》（1977）、《民族心理语言学对语义问题的研究》（1978）、《民族心理语言学》（1988）、《外语教学中的民族心理语言学问题》（1996）等。在А. А. Леонтьев撰写的《心理语言学》（1997）和别利亚宁的《心理语言学导论》（1999）中也都有专章论述民族心理语言学的一些问题。从最近几年发表的成果看，在该学科研究中最为活跃的有В. В. Красных, Д. В. Гудков和И. В. Захаренко等人。

该学科作为在心理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领域，研究主要涉及言语活动的多个方面，如言语活动中的各类操作、行为的整体动作，言语交往过程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中的民族文化变量，同时也研究语言意识中的民族文化变量。

А. А. Леонтьев在他的论著（1997）里指出，民族文化心理对语言意识所具有的限定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具体的心理过程，特别是对知觉和记忆以及思维都具有限定性。比如，在人们识别具有细微差别的颜色时，操不同语言的人会采用不同的策略，越南人会用事物的名称来表示，如“秧苗绿”，而俄罗斯人则一般用“淡”、“亮”这类词来加以说明如(светло-зеленый)。二是民族文化心理对世界映象，对事物意义具有限定作用。（А. А. Леонтьев 1997: 195）

В. В. Красных撰写的专著《民族心理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2001）汇集了她本人以及Д. В. Гудков和И. В. Захаренко等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中多处涉及语言意识问题，主要是：

1) 她同А. А. Леонтьев一样，认为民族心理语言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心理对言语活动、对语言意识和交往的限定作用。她指出，民族的心理语言学同语言文化学的主要区别也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语言文化学主要研究在语言中的文化积淀现象及其在话语中的表现。

2) 语言意识和文化有密切关系。人的语言意识，受到民族性的制约，它永远是民族的语言意识。意识的存在又是个性的区别性特征之一，每个具体的人的意识丰富程度取决于他掌握的文化量的大小，即抽象的文化事物总和。语言意识和那些独立于文化的智力（作为一种能力）和思维（作为意识和智力表现的过程）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永远与文化紧密结合的现象。意识同民族和文化具有依存的关系。

3) 意识的“内容”。如果意识是现实的反映，那么意识的“内容”就是现实的观念方面。В. В. Красных以养金鱼的玻璃缸和水作比拟：如果把玻璃缸比作意识，里面的水就是现实的观念方面，而在水里游动的鱼就是意识“内容”的元素——“心灵事实”（ментефакты）。心灵事实包括各类前例现象，如前例名称（прецедентное имя）、前例情境（прецедентная ситуация）、前例表述（прецедентно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前例语篇（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текст），还有人造物、鬼神，各种常规情境和常规映象以及知识、概念等等。

4) 意识的套语和程式以及意识的框架结构。В. В. Красных提出了“意识套语”（клише сознания）和“意识程式”（штамп сознания）两类不同的心理现象单位，与相应的“语言套语”和“语言程式”相对应，套语和程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套语含有语义，“语言套语”指经常在

言语中使用的现成套式，是一个含有语义的单位；“意识套语”是与前例情景、前例语篇、前例名称以及有完整聚合体的前例表述相关的固定心理单位，它既具有形式又包含语义。程式与套语的不同表现在它不含有语义，如“言语程式”是一个缺失语义的单位，“意识程式”是只具有表层的、语词的外壳，而不承载语义信息量的固定心理单位。由“意识套语”或“意识程式”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认知单位就是意识的框架结构，它是一束事先框定的配价联系和发出的联想矢量。同“原子型”的认知单位不同，意识框架结构是“分子型”的，它是一种合成的，但又是具有整体性的单位。意识框架结构可用于对话语的民族文化构成内容进行分析和描写。

5) B. B. Красных 还研究了文化在意识中的储存单位——文化码 (код культуры)。(B. B. Красных: 2001)

上面我们十分粗略地综述了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中意识 (包括语言意识和意识中的意义) 研究的部分成果。我们认为，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对我国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 (1) 我国对意识问题研究主要在哲学界和心理学界开展，语言学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有过几次讨论，但对意识问题却涉及不多，我国心理语言学界对意识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说基本没有开展，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关于意识问题的一些研究思路、方法、成果的进一步介绍、了解和消化来推动我国心理语言学在这方面的研究。(2) 近二、三十年来，对外交流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文化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外语习得等方面的研究。对语言意识的探讨 (包括理论性和实验性研究) 将有助于这些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在这一方面，我国的俄语工作者也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Алефиренко Н. Ф. 1994 Язык – сознание – культура: проблем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Тезисы треть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C]. Киев.
- [2]Воробьев В. В. 1997 Лингвоконгнитивное сознание русской языковой личности//Тезисы треть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30 летию МАПРЯЛ [C]. М.
- [3]Горелов И. Н. 1988 «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как система актуализированных декларативных и процедуральных знаний//Тезисы IX Всесоюзного симпозиума по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е и теори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C]. М.
- [4]Ейгер Г. В. 1989 Механизм контроля языковой 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Автореф. дис. ...д-ра филол. наук. М.
- [5]Красных В. В. 1998 Виртуаль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или реальная виртуальность? [M]. М.
- [6]Красных В. В. 2001 Этно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M]. М.
- [7]Лазарев В.С. 1999 Проблемы понимания псих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J]//Вопр. психо., №3.
- [8]Леонтьев А. А. 1983 Формы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значения//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емантики [M]. М.
- [9]Леонтьев А. А. 1993 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образ мира//Язык и сознание: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ая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M]. М.
- [10]Леонтьев А. А. 1997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M]. М.

- [11]Леонтьев А. Н. 1977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знание. Личность [M]. М.
- [12]Лурия А. Р. 1948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функций мозга после военной травмы [M]. М.
- [13]Лурия А. Р. 1973 Основы нейропсихологии [M]. М.
- [14]Лурия А. Р. 1979 Язык и сознание [M]. М.
- [15]Петренко В. Ф. 1978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значения на словесном и образном уровнях: Автореф, дис. ...канд. психол. наук. М.
- [16]Петренко В. Ф. 1988 Психосемантика сознания [M]. М.
- [17]Портнов А. Н. 1998 Взаимосвязь языка и сознания в философии 19-20 веков: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втореф.дис. ...д-ра филол.наук. Иваново.
- [18]Рубинштейн С. Л. 1959 Принципы и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психологии [M]. М.
- [19]Стеценко А. П. 1983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значений [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 ун-та Сер. Психология, №1.
- [20]Цветкова Т. К. 2001 Проблема созна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б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языку [J]// Вопр. психо., №4.
- [21]Шмелев А. Г. 1983 Введение в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ую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у [M]. М.
- [22]Шмелев А. Г., Похилько В. И., Козловская-Тельнова А. Ю. 1988 Практикум по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й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е (Тезаурус личностных черт) [M]. М.
- [23]高文、毛新勇 1998 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的跨文化研究[J], 心理学探新, 第4期。
- [24]龚浩然、黄秀兰 1998 维果茨基对心理科学的贡献[J], 心理学探新, 第4期。
- [25]楼培敏、华淑华、乔桂之 1991 心理学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 [M], 四川: 人民出版社。
- [26]王钢 1981 鲁利亚遗著: <语言与意识>[J], 国外语言学, 第4期。

The Psycholinguist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 Its Meanings and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n Russia

XU Gao-yu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Consciousness is studied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paper presents a review of some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works on consciousness, its meanings and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aspects. The Russian scholars'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can serve as an impetus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psycholinguistics; consciousness; meaning; language consciousness

收稿日期: 2003-5-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02JAZJD740023),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承担。

作者简介: 许高渝 (1943-), 男, 浙江杭州人, 浙江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惠秀梅]